



向晚里的男孩

□洛水



风调皮捣蛋地折腾一天,终于累了,老实了,拉着晚归的羊的尾巴,沿着土路向村庄跑去。太阳已没那么严厉了,红彤彤地扶着树站着,像村里那些喝醉酒的男人,随时都会栽倒在壕沟昏晃里。已有细细碎碎的喊声飘荡,是母亲的,玩耍的孩子随口应一声,和细碎的喊声一起,又满村庄游荡……

天要黑了,到了回家的时间。谁家被粗心遗忘的羊,还拴在树桩上,打着转,拖着长长的哭腔,对着村庄呼叫。那个解开绳结的男孩,被羊忽地拉个趔趄。男孩骂一声,并不追赶,他知道羊会跑回家的,它比他还记得自己的家。

男孩吹着口哨往家走,饭菜的香味惹得他的肚子叽里咕咚地叫。男孩吸溜一下鼻子,加快了脚步。太阳只剩下半边脸,男孩想起父亲那次醉酒,就是这样趴在壕沟沿上。男孩忍不住笑起来,叉着腰,向夕阳伸出手:我拉你上来吧,酒鬼!

鸡围着树“咯嗒咯嗒”地叫着,扑棱着翅膀想飞上树梢。男孩一直不明白,鸡怎么能在树上睡觉,而且不会摔下来?他在床上睡还掉下去过!男孩在树下站住,抬头看宿在树枝上的鸡。它们好像还没找到自己的床,满树地窜。男孩忙捂着头跑了,他担心鸡掉下来砸着他,他怕它们突然“吧唧”拉下一坨鸡屎。

村庄屋脊上高低错落的烟囱,像老人的旱烟袋一样,都冒出黑乎乎的炊烟。老师说他的鼻子像烟囱,男孩想不明白,但他又不敢对老师说,烟囱里冒出的烟是黑的,他的鼻涕是白的,要干净得多!男孩站住,求证似的使劲擤着鼻子。两行鼻涕挂在他食指和拇指上,他凑到眼前看,黑的?怎么是黑的!?

男孩脚下被一截树枝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上。男孩抬头看见,太阳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男孩爬起来,使劲踹树枝几脚,开始往家跑。

天上已有几颗星星跑出来,一点也不像书上说的那样,会眨眼睛。男孩觉得它们像小鸡崽的眼睛,但小鸡崽是不会眨眼睛的。男孩想到那不见了的太阳,觉得它很像家里的老母鸡下的蛋,现在,或许也被老母鸡衔进了鸡窝,用翅膀盖住,要孵出小鸡来。

男孩抬头望天,星星更多了。男孩点点头,似乎在肯定满天星星都是家里老母鸡孵化出的鸡崽,那月亮最大,一定是太阳那个蛋孵化出来的。夜色更黑了,男孩隐约感觉有双更大的翅膀,在覆盖着自己。男孩加快速度,向家冲去。

门是锁着的。父母都不在家,只有提前跑回来的羊,咩咩叫着迎向他,用脖子蹭男孩的腿。男孩抚摸着羊的角。父母还没有回家,男孩站累了,靠着门坐下。男孩把羊拉到怀里,抱着羊的脖子。男孩忽然感觉冷。

男孩闭上眼,对羊说,睁开眼爸妈就回来了。男孩睁开眼——没有!男孩闭上眼,从1数到3,猛地睁眼——还没有!男孩又闭上眼,从1数到3,又猛地睁开……

不知什么时候,男孩闭上眼,没能数到3,就抱着羊睡着了。

男孩父母干完农活回家,很晚了,只有羊冲他们撒娇般地叫几声。母亲看见男孩抱着羊睡在家门口,母亲想把男孩的手拿开,男孩攥得更紧了。母亲的手落在男孩的鼻子上,想把男孩逗醒。母亲停下了,她看见月亮从男孩眼里跑出来——不!那是一滴眼泪,里面正睡着一个小月亮。

寻味不翻汤

□烟花三月

20年前,我在父亲的土杂店里帮忙,一次他进了一种类似平底锅的货品,直径约20厘米,表面有粗糙的沙子。我好奇地问其用途,父亲说:“这是烙‘不翻儿’用的。”

“不翻儿”是洛阳土语,意即不翻饼,不翻汤应是因饼而得名。从父亲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老洛阳的风味小吃不翻汤。

说来奇怪,这么多年了,尽管每次听说,我都要在心里不无遗憾地嘀咕一声“我还没喝过不翻汤呢”,却从没有刻意去寻找过它。也许潜意识里,我在期待着和它的一场不期而遇吧。

不翻汤最早是小贩挑着担子在街头叫卖。我想象着在某个寒风凛凛的黄昏,于行人稀少的街巷邂逅了心仪已久的不翻汤。那口感绵软的绿豆面薄饼,那酸辣爽口的肉汤,会温暖整个身心。还有昏黄的灯光,满脸忠厚的小贩以及汤碗蒸腾的热气共同氤氲出的那幅颇具民俗风味的画卷,想想都让人心醉。只是不翻汤不像牛肉汤羊肉汤豆腐汤之类的,在洛阳的大街小巷遍地开花,听说它只存在于老城。

有一首歌中唱道:“从来都不曾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有人又一次提起不翻汤时,我深藏心底多年的愿望忽然变得无比迫切。既然邂逅不了,那就专程去寻找吧,于是不顾天色已晚,于冬日的傍晚直奔老城而去。

有人说,旧时洛阳的小吃,“三张一李”很有名,即吉氏胡同张世家的小锅不翻汤、马蹄街张水家的馄饨、城隍庙门李金家家的豆腐汤、旧府洞张新有家的臭杂肝汤。我在传说中的吉氏胡同转了两圈,却遍寻不着张家的小锅不翻汤。民主街与中州路交叉口处据说有一家不翻汤做得很地道,还是传统的地摊,因天晚路远只好放弃,于是去往居业家园寻找不翻汤。

街两旁的灯已经亮起,路上行人脚步匆匆。瞪大了眼朝路两边店铺的招牌——看去,还好,没多久,一家不翻汤的大字招牌就亲切地映入眼帘。

店堂装修简单,也有点儿陈旧,摆了五六张桌子。步入店门,右手墙壁上就有不翻汤的简介。不翻汤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关于不翻汤还有一则传说:话说康熙独自暗访民情,途经栾川县大洪沟,饥饿难当,见一老太正在烙饼,便上前讨要。老太说:“饼还未翻,不熟稍候。”康熙帝饥不择食,口中说道:“不翻不翻,救命要紧。”抓起饼便狼吞虎咽,感觉很好吃,便赐字“大救驾”,落款“玄烨”。这就是不翻饼得名的缘由。但我觉得这个传说杜撰的成分居多,倒是不翻饼得名于孟津小浪底渔民更真实可信些。修建小浪底水库前,当地有个八里胡同,是黄河中游最狭窄的一段,风大浪急,渔民常在此处翻船落水。为了讨个吉利,渔民们上船时带的干粮就是这种名为“不翻儿”的不翻即熟的薄饼。其实不说“翻”、“沉”等字眼,甚至吃鱼时不给鱼翻身的风俗,在其他地方的渔民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等我琢磨过“不翻儿”的来历之后,服务员终于吆喝着让去端汤了。碗不精致,是粗瓷的,却透着朴实。端在手里,韭菜的香气和胡椒的辛辣扑鼻而来。用筷子迫不及待向碗里一挑,想了若干年的“不翻儿”就和我面对面了。金黄色的薄饼入口绵、软、醇香,味道很好,只是太小,似乎还没完全品咂出味儿来就全下了肚。汤里除了绿油油的韭菜,还有肥肥的粉条、木耳、海带、虾皮、榨菜、鸡血等。汤由骨头熬成,油而不腻,含一口在嘴里,酸酸的、辣辣的,让人胃口大开。这一碗汤喝下来,头上冒汗全身暖,痛快淋漓。

不翻汤虽好,对习惯了大鱼大肉的男士来说却有点寡淡,若作为主食量也稍嫌不足。这家汤馆卖的有羊肉卷饼,但我以为不翻汤的绝配当数肉夹馍,馍里还得夹猪头肉。一边是猪头肉的油腻耐嚼,一边是不翻汤的酸辣利口,男士们当心满意足地大快朵颐了。女士通常饭量小,店家卖的有一块钱四足的饼馍,泡在汤里,软软的,也不失筋道,悠闲地吃喝着,那美味,确乎是寒冬不可多得的享受了。

敬仰倭瓜

□姚恒章

不知是倭瓜长相憨厚还是出身低贱,印象里,多数人谈不上对它有好感,所以在俚语里,说怕见生人者是“倭瓜胎儿”;骂光办“差鼻儿事”的人是“倭瓜货”;称傻不拉唧的人是个“憨瓜子”。总之,不管是“倭瓜胎儿”还是“憨瓜子”,大都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这对倭瓜是一种偏见。很少有人在意,倭瓜虽然出身低贱,却演绎着生命的伟大意义。

之所以敬仰倭瓜,是有感于我今年亲手种过倭瓜。

那是今年春上,有些人趁着春节放假,把垃圾往绿化好了的防洪渠的堤坡上倒。春节过后,河渠管理处不得不动用人工物力,从绿化好了的堤坡上取土覆盖那些垃圾。

不知何故,垃圾覆盖处没再绿化,于是,防洪渠的堤坡上便出现了片片空地。

说是空地,实际上薄薄的土层下面尽是垃圾。可别小瞧了这薄薄的土层,你若不去经营它,那可就成了荒草的天下了。

与其让它长草,还不如种点什么。农民嘛,深知土地的金贵。可是种什么好呢?垃圾上面种庄稼显然不行。于是,我便想起了倭瓜。

因为倭瓜不管地盘好赖,只要你把它的种子实实在在地埋在土里,它就可以生根发芽。于是,我便在“枣芽发种棉花”的时光里种下了倭瓜。

倒霉的是碰上了春季大旱,巴掌大的倭瓜叶子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之下枯焉得像收起的雨伞。也曾担水浇过两次,可是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它生长的需要。由于水源太远,又忙于生计,也就没再担水浇它。

想不到一场雨后,倭瓜便开始向四处攀爬。

让人可笑又可气的是,就有那么些吃嘴人,无视倭瓜生存的艰难,专掐倭瓜秧顶(头)回家炒了尝鲜。

这对倭瓜来说可谓灭顶之灾。你想,倭瓜刚刚保住性命,哪能经受住这等“杀头之祸”?然而,想不到倭瓜竟是这般倔强。你掐了它的头,它重新发头;你再掐,它再发。在它的思维定式里,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苦难的概念,它所彰显的,只有它执著的信念。我真为倭瓜的顽强而叹服!

那些不自觉的人,仍偷偷地往河堤上倒垃圾。有的瓜秧被垃圾压住,枯萎了;还有些淘气的小朋友,跑到垃圾堆上玩火,把大片的倭瓜秧子给烤焦了。

俗话说秋瓜夏秧,把倭瓜作践得连秧子都长不成,那秋天就别指望吃倭瓜了。于是,我再次放弃了对倭瓜的管理。听天由命吧。

还别说,自打那片倭瓜地荒芜后,再没人进到齐腰深的杂草丛中掐倭瓜顶了,垃圾好像也没法倒了,因为倒垃圾的人摸不清草丛的深浅,怕车子陷进去出不来。

于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下,倭瓜便发挥出了它超长的本领。它很会忍耐,习惯了自我疗伤,虽与野草、荒藤为伍,秧顶却始终向上、向上,像蛇头,匍匐着荒芜,攀附着荆棘,向着能见天日的地方爬行。最终,它们爬上了树顶,倭瓜花张开那乳黄色的嘴唇,朝天微笑。这是对流俗的不屑还是对无知的嘲讽?不,这是与天的对话与地的交流,是灵与灵的沟通心与心的对唱,它坦坦荡荡而又潇潇洒洒地追求着心中的梦想。

面对执著而顽强的倭瓜,我似乎懂了,为什么那么多国画大师都喜欢用憨厚的倭瓜为素材,让人们去品读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也似乎懂得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在最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选种倭瓜充饥,积蓄力量,从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了全中国!

于是我想,时至今日,中国强,倭瓜可谓功不可没!